四庫全書

史部

古史卷五十四

宋 蘇轍 撰

虞卿魯仲連列傳第三十一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擔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黄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秦昭王以范雎故欲為之報仇求魏相魏齊而殺之魏齊亡走趙依平原君秦召平原君而使趙王殺齊齊夜出見虞卿虞卿解相印與齊皆之魏依信陵君信陵君難之齊

怒自剄死虞卿困於大梁不得志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束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為媾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為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

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趙豹為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媾於秦秦已納鄭朱矣卿以為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

敗遂圍邯鄲為天下笑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
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
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
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
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
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
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
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

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

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强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為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

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强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强秦而弱趙也以益强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求其勢必無趙矣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與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父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為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

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為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為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為妬妻故其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為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王眘勿予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緩對曰

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強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為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強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

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為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為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

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為從趙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為從對曰魏過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為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為從

蘇子曰游說之士皆歷抵諸侯以左右網其利獨虞卿始終事趙專持從說其言前後可考無翻覆之病觀其赴魏齊之急捐相印棄萬户侯而不顧此固義俠之士非說客也哉然太史公記虞卿與趙謀事皆秦破長平後而卿為魏齊棄相印走大梁則前此矣意者魏齊死卿自梁還復相趙而太史公失不言之耳

魯仲連齊人也好奇偉俶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

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為急圍趙者前與齊爭强為帝已而復歸帝今齊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仲連聞之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

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交之於將軍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衍許

諾仲連見衍而無言衍曰吾視居此圍城圍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仲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頌古容通誦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為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為帝過而為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仲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

固助之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仲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仲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斮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

天子固然其無足怪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畏之也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衍曰然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衍怏然不悅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强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牖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為

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為
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
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
君者天子也天子廵狩諸侯辟舍納筦籥攝衽抱机視
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
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
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
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

此吾將伏劒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
事養死則不得賻禭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
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
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
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
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
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
姬妃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

得故寵乎於是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仲連仲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仲連壽仲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十

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歳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仲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説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

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棄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為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

壤削主困為天下僇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拒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為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

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於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况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為五霸首名高天下而

光燭鄰國曹子為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旋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劒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顔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為殺身亡軀絶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定累世之功

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仲連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仲連欲爵之仲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蘇子曰戰國游談之士非從即衡說行交合而寵祿附之故事不厭詭詐爭走於利魯仲連辯過秦儀氣凌髡

衍而從横之利不入於口因事放言切中機會排難解紛如決潰堤不終日而成功逃避爵賞脫屣而去戰國以來一人而已

古史卷五十四

古史卷五十五

宋 蘇轍 撰

呂不韋列傳第三十二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次子安國君為太子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有所甚愛姬立以為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楚其母曰夏姬毋愛楚為秦質子於趙秦數攻趙趙不甚禮楚楚秦諸庶孽

孫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居處困不得意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往見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為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久質諸侯即大王薨安國君立為王則子無幾得與長子及諸子旦暮

在前者爭為太子矣楚曰然為之奈何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賔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為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為適嗣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不韋乃以五百金與楚為進用結賔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賔客徧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

其姊說夫人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早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為適而子之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為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即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語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為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為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為然承太子閒從容言子楚質於趙

者絶賢來往者皆稱譽之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為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為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楚而請吕不韋傅之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不韋取邯鄲諸姬絶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為壽請之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為楚欲以釣奇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楚遂立姬為夫人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齮圍邯鄲急趙欲殺楚

楚與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趙欲殺楚妻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昭王五十六年薨安國君立為王華陽夫人為王后楚為太子趙亦奉楚夫人及子政歸秦秦王立一年薨諡為孝文王楚代立是為莊襄王所養母華陽后為華陽太后母夏姬以為夏太后莊襄王元年以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為王尊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

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不韋不韋家僮萬人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不韋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始皇帝益壯太后

淫不止不韋恐覺禍及已乃私求大陰人嫪毒以為舍人時縱倡樂使毒以其陰關桐輪而行令太后聞之以啗太后太后聞果欲私得之不韋乃進毒詐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韋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后乃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宫居雍毒常從賞賜甚厚事皆決於毒毒家僮數千人諸客求宦為毒舍人千餘人始皇七年莊襄王母

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華陽太后與孝文王會葬壽陵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故夏太后獨别葬杜東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九年有告毒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為後毒聞之秦王驗左右未發方之雍郊毒恐禍起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反蘄年宮發吏攻毒毒敗亡走追斬之好畤遂夷其宗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不韋九月夷毒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而

遷太后於雍諸毐舍人皆没其家而遷之蜀王欲誅不韋為其奉先王功大及賔客辯士為游說者衆王不忍致法十年十月乃免不韋相及齊人茅焦說秦秦王乃迎太后於雍歸復咸陽而出不韋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賔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為變乃賜不韋書曰君何功於秦封君河南十萬户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死秦王所加怒不韋毐皆已死乃皆復歸毐舍人遷蜀

者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號為帝太后與襄王會葬芷陽

蘇子曰戰國惟秦楚燕為故國取之非逆而守之則暴矣若三晉及齊皆以篡奪得之所以取守者皆非義也

天方厭喪亂欲假手於秦而秦亦淫虐無以受之於是不韋乘釁納妾於子楚以亂其後六國未亡而嬴氏已先亡矣及至二世屠戮諸公子殆盡而後授首於劉項

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不觀其微孰知其故哉

古史卷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古史卷五十六至六十

詳校官編修臣温汝适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煒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王心仁

古史卷五十六

宋　蘇轍　撰

李斯列傳第三十三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厠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斯乃嘆曰人之賢不肖譬於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

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游者主事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騖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為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故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王卒斯乃求為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為郎斯因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昔

者秦穆公之伯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為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賢猶竈上騷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强相聚約從雖有黄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為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黄金玉以游説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陰結之不肯者利

劒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為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

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強惠
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取漢
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皐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
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
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
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
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
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

珠服太阿之劒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壁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宫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缻彈箏搏髀而歌呼嗚

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缻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强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

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賔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産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産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内自虗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斯官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王為皇帝以斯為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

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為王功臣為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宫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支輔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等又靣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説絀其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

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辯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法令者以吏為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

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治離宮别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廵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由告歸咸陽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庭車騎以千數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始

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扶蘓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蒙恬為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趙高為書賜公子扶蘓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羣臣皆莫知也斯以為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秘之

置始皇居轀輬車中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輙從轀輬車中可諸奏事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立為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為之柰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

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譾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為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為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胡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間不及謀贏糧躍

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為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為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

也高曰高故内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宫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詘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為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

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
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為丞相封
為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禄者固將以存亡安危屬臣
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
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
葢聞聖人遷從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
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
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

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身死為戮紂殺親戚不聽諫者國為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為謀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為寒心善者因禍為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嘆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

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是乃相與謀詐為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祀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為以不得罷歸為太子日夜怨望扶蘓為人子不孝其賜劒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蘓居外不匡正宜知

其謀為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
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
蘇泣入内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
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
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
使者數趣之扶蘇為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
復請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即以屬吏繫於陽周使者
還報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為二世皇帝

以趙高為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為變且蒙恬已死蒙

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柰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奸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為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鞫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矺死

於杜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廐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為人子不孝為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驪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悦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

之宮治直馳道賦斂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為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却斯數欲請閒諫二世不許二世責問斯曰吾聞於韓子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匭啜土鉶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渟水致之海而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於

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已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為之奈何斯子由為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畧地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

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斯恐懼重爵禄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

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脩申韓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已則已貴而人賤以已徇人則已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為尊賢者為其貴也而所為惡不肖者為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為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

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為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

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陗壍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耶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開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

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脩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聽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脩商

君之法法脩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為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成督責成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

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為
忠臣二世曰若此可謂能督矣初趙高為郎中令所殺
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
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
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及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
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
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
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

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决於高高聞斯以為言乃見斯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益發繇治阿房宫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為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宫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高曰君誠能諫請為君候上間語君於是高待二世方燕樂婦人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宫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

燕私丞相輙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為然欲按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按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觳

抵優俳之觀斯不得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朞年遂刼其君田常為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即弑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

常子反之逆道而刼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為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為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絜行脩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絶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為人精廉强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

二世已前信高恐斯殺之乃私告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為田常所為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按治斯拘執束縛居囹圄中仰天而嘆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為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逄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殺忠

臣而貴賤人作為阿房之宫賦歛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宫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為宫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趙高為佐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按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

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為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狹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脩甲兵飭政教官鬬士尊功臣盛其爵禄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為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貊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强罪二矣尊大臣盛

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脩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尅畫平㪷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斂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為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為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輙使人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

以為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為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按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斯下吏趙高皆妄為反辭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黄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兎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為中丞相事無大小輙决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

驚自以為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於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壻咸陽令閻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高詐詔衞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羣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

見之恐懼高即因刧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羣臣不許乃召二世兄子子嬰授之璽子嬰即位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夷其三族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以組降軹道旁沛公因以屬吏項王至而斬之遂以亡天下此傳所載趙高殺二世子嬰殺趙高與秦本紀少異兩存之以廣異聞

蘇子曰始皇以詐力兼天下志得意滿諱聞過失李斯燔書詩誦功德以成其氣至其晚節不可告語君老太子在外履危亂之機而莫敢以一言合其父子之親者雖始皇之暴非斯養之不至此也及其事二世知趙高之姦復婾合取容使高勢已成天下已亂乃欲力諫不亦晚乎至於國破家滅非不幸也

古史卷五十六

古史卷五十七

宋 蘇轍 撰

蒙恬列傳第三十四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驁自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莊襄王元年驁為將伐韓取成臯滎陽置三川郡二年驁攻趙三十七城始皇三年驁攻韓取十三城五年驁攻魏取二十城置東郡七年驁卒驁子曰武二十三年武為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

年虜楚王武子恬毅恬嘗書獄典文學二十六年恬因家世得為將攻齊大破之拜為内史秦已并天下乃使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逶虵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為内謀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昆弟數人皆

生隱宮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賤始皇聞高強力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車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决獄高有大罪始皇令毅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赦之復其官爵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走琅邪道病使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祕之羣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

常從高雅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毅法治之而不為已也因有賊心乃與李斯胡亥陰謀立胡亥為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及恬死扶蘇已死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為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毅還至高因為胡亥忠計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以臣愚意

不若誅之胡亥聽而繫毅於代前已囚恬於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為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顔聚燕王喜陰用荆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三君者皆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為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誅殺忠臣而立無節

行之人是內使羣臣不相信而外使闘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為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令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則臣少宦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絶遠臣無疑矣夫先主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避死也為羞累

先主之名願大夫為慮焉使臣得死情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為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為不明以是籍於諸侯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辜唯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毅言遂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

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褓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為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

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為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亂内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關龍逄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身死則國亡臣故曰過可振而覺也察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為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

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絶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蘓子曰蒙氏爲秦呑滅諸侯其所殘暴多矣子孫以無罪戮死此天意也恬以長城之役竭民力斷地脉自知當死而毅以忠信事上自許無罪死而不厭夫婾合取容咎亞李斯此其所以不免者哉然始皇病於琅邪使毅還禱山川至沙丘而崩使毅尚從則趙高李斯𢾰適

之謀殆不能發嗚呼天之所廢人謀固無所復施耶

古史卷五十七

古史卷五十八

扁鵲列傳第三十五

扁鵲者勃海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竒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懐中藥與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

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脉為名耳為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趙簡子為晉大夫專國事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之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

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别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覇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

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氣血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蹷而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

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撟引案几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脉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曽不可以告咳嬰之兒扁鵲仰天嘆曰夫子之為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郄視文

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脉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為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温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瞚舌撟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髙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有先生則活無

先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嘘唏服臆魂精泄横流涕長潸忽忽承睞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蹷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繵縁中經維絡别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脉下遂陰脉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内行下内鼓而不起上外絶而不為使上有絶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絶陽之色已廢脉亂故形静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

皆五藏蹙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後

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悦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閒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悦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使聖人豫知微能使良醫

得蚕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醫隨俗為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

天下言脉者由扁鵲也

穪子曰予於趙世家削簡子之夢黜扁鵲之説以為為國不可以語怪及扁鵲列傳則具載其説曰世或有是不足怪也葢孔子作春秋非人事不書而左丘明所記鬼神變怪世所共傳者録之無疑世有達者當辨此耳

扁鵲見趙簡子齊桓侯而中有虢公之事虢之亡在春秋之初而趙簡子在春秋之末齊桓侯復次其後或疑其説之妄然戰國之際薛亡久矣而孟甞君稱薛公安知是時無虢公者哉

古史卷五十八

古史卷五十九

宋　蘇轍　撰

刺客列傳第三十六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子胥既見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而言伐楚欲自為報讎也非能為吳吳王乃止子胥知光之欲殺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内志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光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十

二年而楚王死王僚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潛使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絶吳兵不得還於是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絶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内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

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鈹酒既酣光詳為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以匕首刺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為王是為闔閭闔閭乃封專諸子以為上卿

豫讓者晉大夫畢陽之孫也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

為飲器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已者死女為說已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讎而死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厠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厠心動執問塗厠中刑人則豫讓內持兵曰欲為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為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居頃之讓又漆身為厲吞炭為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

其友為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趙氏彼必近幸子乃為所欲顧不易邪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不亦難乎讓曰既以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頃之襄子當出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襄子乃數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

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讎之深也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而吾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為計吾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讓曰臣聞明主不欲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寛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於

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讓讓拔劍三躍而擊之
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
聞之皆為涕泣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為
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仲子
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
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閒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
具酒聶政母前酒酣奉黄金百鎰前為政母壽政驚怪

其厚固謝仲子仲子固進而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仲子辟人因爲政言曰臣有仇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為夫人麤糲之費得以交足下之歡豈敢以有求望邪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仲子固讓政竟不肯受也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政母死既已塟除服政曰

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仲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已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仲子曰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為誰請得從事焉仲子

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為足下輔翼者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讎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獨行杖劒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政直入上堦刺殺俠累左右大亂政大呼所擊殺

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尸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屍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也市行者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汚

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為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汚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絶從妾其奈何畏没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絶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僇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

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劒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劒蓋聶怒而目之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劒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軻博爭道句踐怒而叱

之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為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丹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歡及政立為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遇丹不善

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殽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

燕丹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廼可圖也丹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

曰夫行危而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願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鵰鷙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丹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光曰敬奉教乃造焉丹逢迎卻行為道跪而蔽席光坐定左右無人丹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曰臣聞

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丹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光曰敬諾即起趨出丹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

足下過太子於宫軻曰謹奉教光曰吾聞之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軻遂見丹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丹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誡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軻生定丹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

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内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窺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刼秦王使悉反諸侯

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内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為上卿舍上舍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畧地至燕南界丹

恐懼乃請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丹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巳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没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

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

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

於期乃前曰為之奈何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

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胷然則將

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

偏袒搤捥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

教遂自剄丹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

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丹豫求天下之利匕首

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焠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為遣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為副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頃之未發丹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軻怒叱丹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强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丹及賔客知其事

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為内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

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賔見燕使者咸陽宫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

絶拔劒劒長操其室時惶急劒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
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
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
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軻
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
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不
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劒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
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

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駡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刼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黄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

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觧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為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言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

匿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始皇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甞不稱善稍益近之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句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

蘇子曰周衰禮義不明而小人奮身以犯上相夸以為賢孔子疾之齊豹以衛司寇殺衛侯之兄縶蔡公孫翩以大夫弒其君申春秋皆以盜書而不名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太史公傳刺客凡五人皆豹翩之類耳而其稱之不容口失春秋之意矣獨豫讓為舊君報趙襄子有古復讐之義如荆軻刺秦始皇雖始皇以强暴失天下心聞者快之要以盜賊乘人主不意法不可長也至曹沬之事予以左氏考之魯莊公十年沬始以謀干莊

公公用之敗齊於長勺自是魯未嘗敗十三年而會齊侯於柯安得所謂三戰三敗沫以匕首刼齊桓求侵地者哉始公羊高采異說載沫事於春秋後戰國游士多稱沫以為口實而實非也莊公之禦齊沫問所以戰以小惠小信為不足恃唯忠為可以一戰沫葢知義者也而肯以其身為刺客之用乎春秋宋楚盟於城下齊魯盟於夾谷皆以要盟不書書平及會而已使沫信以匕首刼桓公得非要盟乎而春秋書公會齊侯盟於柯足

以知其非要盟也是以削去曹沫而録其四人然亦非所謂賢也

古史卷五十九

古史卷六十

宋 蘇轍 撰

滑稽列傳第三十七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

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為棺文梓為槨楩楓豫章為題湊發甲卒為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户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奈何孟曰請為大王六畜葬之以壠竈為槨銅歷為棺齎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

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

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

之寢丘四百戸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絶也

西門豹事魏文侯為鄴令初到鄴會長老問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小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娉取洗沐之為治新繒綺縠衣閒居齋戒為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為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牀席

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人家有好
女者恐大巫祝為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
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即
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溺其人民云豹曰至河伯娶婦
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往送女
皆曰諾至其時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父老
皆會人民往觀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
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

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為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豹曰巫嫗弟子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旁觀者皆驚恐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

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其令父老子孫思我言其後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十二渠經絶馳道漢世長吏或以為十二渠橋

絶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三渠為一橋鄴民人父老不
肯聽以為西門君所為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傳曰
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
鄴民不敢欺豹雖不若子產子賤然要為賢大夫矣
淳于髠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
侯不能屈辱齊威王喜隱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
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左右莫
敢諫髠說之以隐曰國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

不鳴王知此何鳥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絶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

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髡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韝鞠腃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

起飲不過二斗逕醉矣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見卒然相
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逕醉矣若乃州閭
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
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髠竊樂此飲可八斗
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
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髠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
澤當此之時髠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
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齊王曰善乃罷長

夜之飲以髡為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常在側

優旃者秦倡朱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義理始皇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

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旃歸漢數年而卒

褚子曰太史公傳滑稽三人褚先生一人皆以優笑有益於事故并録之然西門豹古循吏非滑稽者也特以止河伯娶婦事發於俳故巧而捷是以載之滑稽而實

非也太史公以齊威王事先楚莊今旣正之然優孟語稱齊趙韓魏蓋戰國記事者粉澤之過耳

古史卷六十

予少好讀詩春秋皆為之集傳讀太史公書質之詩書左氏戰國策知其未能詳復而遽以為書亦欲正之而未暇也元豐中以罪謫高安五年不得調職雖賤且冗而予傺許以閒暇乃以其間終緝二傳刋正古史得七本紀十世家七列傳功未及究也七年九月得邑於歙明年至邑而病寒熱殆不能起病愈蒙恩召還為諫官又明年改元元祐遂以愚闇進當要劇與聞國政而性弱才短日不

逞給回視舊學常恐終身不能復就也九年三月始以罪黜守臨汝不數月復降守富春行至彭澤復以少府監分司南京而居高安往來之間凡十有一年太守柳君平年老更事憐予遠來其吏民亦知予疇昔之無害也相與安之於城東南陬得民居十數間葺而居之逾月而定借書於州學不足者求之諸生以續古史之缺明年三月而成凡六十卷盖予十年所欲成就者俛仰而得堯舜三

代之遺意太史公之所不喻者於此而明戰國君臣得失成敗之迹太史公之所脱遺者於此而足非閒廢有所不暇者也時季子遜侍予紬繹往牒知予去取之意舉為之注後世可攷焉紹聖二年三月二十五日眉山蘓轍子由志

